

仰韶彩陶纹样的解构与当代视觉转译设计

黄璐欣

景德镇陶瓷大学 江西 景德镇 333403

【摘要】：仰韶彩陶是黄河流域史前文明的重要物质遗存，承载着先民的图腾信仰、生产记忆与原始审美，其纹样具备较高的图像研究与文创转化价值。当下不少彩陶主题设计存在纹样直接复刻、文化内涵浅表化、风格同质化等问题，难以实现传统文化符号与现代视觉语言的深度融合。本文以仰韶文化半坡、庙底沟两大类型的典型纹样为对象，梳理纹样形态特征与文化寓意，运用纹样解构、元素提取、色彩衍生、图像重构的设计方法，以四张系列插画作为实践载体，探究史前非遗纹样当代视觉转译的实现路径，为传统纹样的创新性转化提供实践参考。

【关键词】：仰韶彩陶；纹样解构；视觉转译；传统纹样；文创设计

DOI:10.12417/3041-0630.26.12.032

引言

仰韶文化距今 7000-5000 年，是黄河中游成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，彩陶是其最具代表性的物质载体。先民在陶器表面绘制鱼纹、蛙纹、花瓣纹、回旋纹等装饰纹样，这些纹样并非单纯的器物装饰，而是记录渔猎劳作、表达自然崇拜、传递图腾精神的视觉媒介，构建起我国史前时期完整的符号体系，为后世传统装饰艺术奠定基础。

在文化自信背景下，国潮文创、非遗活化成为设计领域热点，仰韶彩陶纹样频繁运用于插画、包装、新媒体视觉等领域。但现存部分设计依旧存在明显短板：部分作品直接临摹文物纹样，将曲面陶器上的图案生硬平移到平面载体，造成画面比例失调；部分设计只追求复古视觉效果，剥离纹样背后的文化寓意，将彩陶符号作为单纯装饰贴图，出现文化表意空洞；大量作品互相借鉴，图形配色趋同，原创性不足。

从学术研究现状来看，考古领域重点研究彩陶分期、器物断代、纹样起源；美术史侧重纹样释义与原始审美解读；设计学科多偏向成果应用。总体来看，考古与史论成果丰富，但立足于设计实践视角，系统阐述彩陶纹样解构-转译-重构完整流程的研究仍然偏少。基于此，本文以半坡、庙底沟典型纹样为样本，剖析当代设计现存问题，建立适配史前纹样的转译方法，并通过四张系列插画完成设计实践，尝试打通文物图像与当代设计之间的壁垒。

1 仰韶彩陶纹样分类与文化内涵

仰韶彩陶分布广泛，不同地域、不同阶段纹样差异显著，其中半坡类型、庙底沟类型最具代表性，也是本次设计的素材来源。

（1）半坡类型彩陶纹样：半坡类型主要分布于关中渭水流域，距今 6700- 5600 年，器型以卷唇圆底盆、平底钵为主，纹样多绘制于器物内壁，代表纹样为人面鱼纹、单体鱼纹、蛙

纹、三角几何纹。人面鱼纹是半坡彩陶标志性图像，将人脸与鱼形融为一体，和渭水流域渔猎生产、鱼图腾崇拜密切相关，寄托先民祈求丰收、生命繁衍的精神诉求。鱼纹造型写实，线条柔和，体现先民对水生生物细致的观察。蛙纹常搭配卵、蝌蚪符号，象征生殖繁衍，是远古生殖崇拜的直观表达。半坡纹样写实倾向较强，图形单元独立完整，器物内部纹样数量较少，很少出现大面积连续装饰带。这种独立单元特征，十分适合拆解提取，为现代再设计提供良好基础。

（2）庙底沟类型彩陶纹样：庙底沟类型晚于半坡类型，距今 5500- 4900 年，器型以曲腹盆、曲腹碗为主，纹样绘制于器物外壁，典型纹样包括花瓣纹、回旋勾连纹、带状涡纹。与半坡写实风格不同，庙底沟纹样完成了从写实向抽象图案的转变。花瓣纹依靠圆点、弧线、三角组合形成连续带状纹样，韵律感强烈；回旋勾连纹以连绵回旋的曲线互相缠绕，暗含生命循环往复的朴素观念。纹样多以带状环绕铺满器壁，横向延展能力突出。庙底沟不再聚焦具象动物，而是把现实物象提炼为几何曲线符号，弱化叙事、强化装饰，对本次重构设计具有重要借鉴意义。

（3）两大类型纹样的共性特质：二者虽然写实、抽象风格有别，但存在共通艺术特征：构图善用对称、重复、连续；色彩克制，以红陶底色搭配黑彩为主；所有纹样均来源于现实生活，形式背后承载先民精神寄托，并非单纯的形式游戏。形式美感与精神寓意相统一，也是仰韶彩陶跨越千年依旧具备艺术感染力的核心原因。

2 仰韶彩陶纹样当代转化现存问题

（1）纹样直接复刻，忽视载体适配与二次创新：部分彩陶主题设计直接扫描临摹文物纹样，几乎不做简化重组。原始纹样绘制于陶器弧形曲面，图像排布逻辑适配曲面载体，直接平移到现代插画、文创产品上，极易出现比例失衡、画面拥挤的问题。远古彩陶古朴厚重的审美并不完全适配当代扁平化、

简约化的大众审美。全盘照搬文物图像，容易造成作品复古感过重，现代感缺失。简单复制文物图像只是图片加工，并不是真正意义的纹样再设计。

(2) 文化解读浅层化，符号表意断裂：传统纹样讲究“形意统一”。部分商业设计只关注纹样外观美感，不去挖掘纹样背后的民俗与信仰内涵。鱼纹、蛙纹、花瓣纹被剥离原始文化语境，随意堆砌在画面之中，图形之间缺少叙事逻辑，观众只能看到复古图案，无法读懂纹样背后的文化内涵。这种“重形式、轻内涵”的创作，容易沦为“元素拼盘”，看似使用非遗元素，实则只是消费文化符号，甚至会出现符号误读的风险。

(3) 色彩体系固化，难以适配多元应用场景：出土彩陶形成橘红陶底搭配黑色彩绘的固有视觉印象，不少设计直接全盘沿用这套配色。这套色彩体系诞生于陶器器物，直接用于现代插画、潮玩文创、新媒体海报时会显得沉闷厚重，难以满足年轻化、轻量化的设计需求。如何在保留色彩辨识度的前提下衍生适配当代的延展色，是纹样转译需要解决的重点。

(4) 缺少模块化思维，设计成果复用性弱：不少彩陶主题设计仅完成单幅作品即结束创作，缺少组件化、模块化意识。纹样没有拆分为可自由重组的基础图形单元，很难适配贴纸、装饰画、包装底纹等多类载体，更换载体就需要重新绘制，不利于系列化文创开发。

3 仰韶彩陶纹样解构思路与色彩提取

针对上述问题，本文构建“文化溯源—单元提取—图形解构—寓意保留—重构适配”的设计路径，从纹样解构方法、色彩系统搭建两个层面为插画实践建立理论基础。

(1) 纹样解构方法：纹样解构不等于简单裁剪分割，核心是剥离原始陶器载体束缚，保留纹样识别特征与精神寓意，拆解出可重组的标准化图形单元，分为三步实施。

第一，筛选提取基础纹样单元。选取半坡人面鱼纹、蛙纹、庙底沟花瓣纹、回旋勾连纹为核心素材，参考考古高清图像，剔除破损残缺图案，筛选图像完整、寓意清晰的纹样，梳理每类纹样的原始内涵，保证后续设计不脱离文化内核。第二，图形简化净化。去除文物斑驳痕迹与手绘细碎笔触，保留纹样核心轮廓、动态特征，把手绘图案转化为规整平滑的矢量图形。区分主视觉图形与辅助装饰图形：主图形承担主题表意，保证识别度；辅助单元用于背景填充，可以进一步抽象简化。简化把握尺度，不能过度抽象导致彩陶本源完全消失。第三，重构适配现代插画版式。打破彩陶器物环形、带状的原始排布，将拆解单元进行拆分、叠加、对称、重复排列，适配方形插画画面。重组过程延续原始纹样象征寓意，图形排布服务叙事表达，而非单纯追求视觉花哨。

(2) 色彩体系提取与衍生：原始仰韶彩陶基础色为陶土

红、炭黑、陶胎米白。本文在此基础上划分基础原色组与现代延展色组：基础原色最大程度还原文物本色，用于历史氛围感场景；延展色在原始色相基础上调整明度、饱和度，适配年轻化文创与新媒体传播。基础原色保障文化辨识度；延展色弱化远古器物的厚重感，适配社交媒体传播。插画创作中可以根据画面主题灵活切换两套色彩方案，拓展设计成果适用范围。

4 仰韶彩陶纹样视觉转译插画实践

依托上述解构方法与色彩体系，本次完成四张系列插画，分别对应人面鱼纹、蛙纹、花瓣纹、回旋纹四大主题。四幅作品各自独立，共享统一的图形语言、色彩体系与分层构图逻辑，形成完整系列。

(1) 人面鱼纹主题插画：本幅以半坡人面鱼纹为核心素材。提取人面轮廓、鱼身、鱼鳍、鱼尾基础单元，去除文物斑驳细碎痕迹，转化为现代几何块面与流畅曲线。画面中心保留人面与鱼共生的核心形象，以圆形轮廓、弧形分割、点状装饰强化纹样识别性。（图1）构图上将人面鱼纹置于视觉中心，四周排布鱼纹演化而来的半圆、三角、波浪辅助图形，构建包围式秩序结构。色彩选用沉静紫灰色搭配陶土红，烘托图腾的神秘感。将原始“寓人于鱼”的远古图腾内涵，转译为适配当代语境的视觉符号，兼顾装饰性与精神指向。



（图1：作者提供）

(2) 蛙纹主题插画：蛙纹插画提取半坡蛙纹、卵纹、蝌蚪纹元素。蛙纹原始寓意指向生命繁衍，设计保留蛙的躯体轮廓、折线四肢，把卵、蝌蚪整理为具备生长节奏的视觉序列，弱化写实刻画，强化符号属性。（图2）画面以蛙形主体作为第一视觉，四周以圆点、弧线、网格、小型几何纹样搭建画面层次，构图由中心向四周扩散。色彩选用高饱和度紫粉撞色搭配，辅以黑白形成强烈几何对比。兼顾彩陶质朴气质与现代插画的清新感。将器物表面的装饰纹样，转化为表达生命循环、自然生长的当代图像。



(图2: 作者提供)

(3) 舞蹈纹主题插画: 舞蹈纹主题插画以彩陶中的舞蹈图像为主要转译对象。原始舞蹈纹常以群体牵手、侧身舞动的人物形象出现, 记录远古祭祀、庆典或社群活动, 具有鲜明的仪式感与联结感。在设计中, 提取人物侧身轮廓、头部圆形、手臂连接姿态与动作节奏, 将原始人物形象简化为几何块面与连续线条, 保留群体舞蹈的动态关系。(图3) 画面构图强调人物之间的连接与互动, 以中心人物或核心舞群作为视觉焦点, 周围搭配弧线、三角、波浪线和节奏化点状装饰, 形成具有韵律感的环形或半环形结构。玫紫、淡紫与白色为主的同色系渐变配色, 突出热烈而古朴的仪式氛围。通过这种处理, 舞蹈纹从器物表面的装饰图像, 转译为表现群体联结、仪式节奏与生命律动的当代视觉图像。



(图3: 作者提供)

(4) 回旋纹主题插画: 回旋纹插画以庙底沟回旋勾连纹、带状涡纹为基础。原始纹样依靠连续回旋曲线, 形成循环往复的流动美感。设计保留回旋曲线的核心动势, 拆解为中心圆点、弧形旋臂、波浪线、带状几何纹, 重新组织具备方向感的画面。(图4) 以中心圆点作为视觉锚点, 外围曲线由密到疏向外扩散, 营造水流、风云流动的意象, 强化曲线穿插的层级变化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苏秉琦. 仰韶文化彩陶[M]. 文物出版社, 1984.
- [2] 田自秉. 中国工艺美术史[M]. 东方出版中心, 2015.
- [3] 李静. 仰韶彩陶纹样在现代视觉设计中的应用研究[J]. 包装工程, 2022.
- [4] 张悦. 传统纹样的解构与重组设计方法探析[J]. 美术教育研究, 2023.
- [5] 王仁湘. 仰韶文化彩陶纹饰的解读[J]. 考古学报, 2019.
- [6] 陈楠. 图形设计学视域下传统纹样的转译方法论[J]. 装饰, 2021.

冷暖紫色系为主色调, 黑色做分割、白色提亮的潮流平面配色, 依靠明度差凸显回旋结构, 将原始纹样循环往复的哲学内涵转化为直观的视觉节奏。



(图4: 作者提供)

(5) 系列插画的统一性与延展性: 四张插画虽然主题各不相同, 但图形语言、构图逻辑、色彩体系保持一致: 均采用几何块面、流畅曲线、点状装饰; 构图均强调中心视觉、分层排布; 色彩均围绕彩陶原色与延展色展开, 保证系列识别度。系列插画既可以单张作为装饰画使用, 也可以提取局部图形, 衍生出贴纸、书签、包装底纹等文创素材。从纹样解构到系列插画, 再到模块化图形储备, 形成一套完整的设计链条, 提升彩陶纹样设计的原创性与系统性。

5 设计总结与展望

实践证明, 史前彩陶纹样的现代化转化, 不是简单复制文物图像, 而是经过筛选、净化、抽象、重组、载体适配的完整过程。只有兼顾纹样文化识别性与当代插画审美语言, 才能让古老纹样真正融入当代视觉语境。本次研究仍存在局限: 素材主要选取代表性纹样, 样本覆盖面有限; 成果以静态插画为主, 未拓展动态、交互媒介; 缺少受众调研, 无法进一步校验纹样转译的大众接受度。后续研究可以拓宽纹样素材范围, 尝试动态图形、数字IP等多元媒介, 增加受众问卷调查, 在文化本真性与现代审美之间寻找更优平衡点。

仰韶彩陶纹样是中华早期视觉文化的宝贵财富。传统纹样创新, 不能一味追逐潮流消解文化内核, 也不能固守文物形态止步不前。唯有扎根文化本源, 结合当代审美需求开展解构重构, 才能让千年史前视觉符号重获新生, 真正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。